曙光

Life & Issue
Gather & Homeland
Talk & Experience

2023
VOL. 17

SPRING 春

部落點・線・面

謝光蘭×青年古謠團體TBM
白明光×陳婉馨
宋海華
楊達開
賴冠羽×蔡文進×李逸偉

DAWN

EDITORIAL & CONTENT

部落風格點 · 線 · 面

點　以一個人的存在為單位
線　幾個人開始進行的活動
面　許多人串起文化凝聚力

一個人持續守著傳統文化，這份堅持會感動他人一同努力，並且凝聚成龐大向心力。如同本期探訪的 5 組團隊與職人，他們身上都肩負著傳承使命：教唱臺東土坂部落古謠的耆老、傳授花蓮達吉利部落歌謠的教師、拍刺紋身職人、銅鈴金工職人、輔導花東社區營造的策展人。藉由他們的雙眼來看傳統文化的獨特之處，以及如何運用這些獨特之處，為部落重新打磨亮點，讓更多人將目光轉向這片土地，攜手累積文化厚度。

L I · G H · T E · N　點 亮 部 落 獨 特 S T Y L E

Life & Issue　生 活 議 題

04
觸動心靈的排灣族古謠
謝光蘭 × 青年古謠團體 TBM

10
讓族語音樂遍地開花
陳婉馨 × 白明光 × 柯玉環

Talk & Experience　對 談 感 受

18
「拍」與「刺」間篆刻圖文記憶
宋海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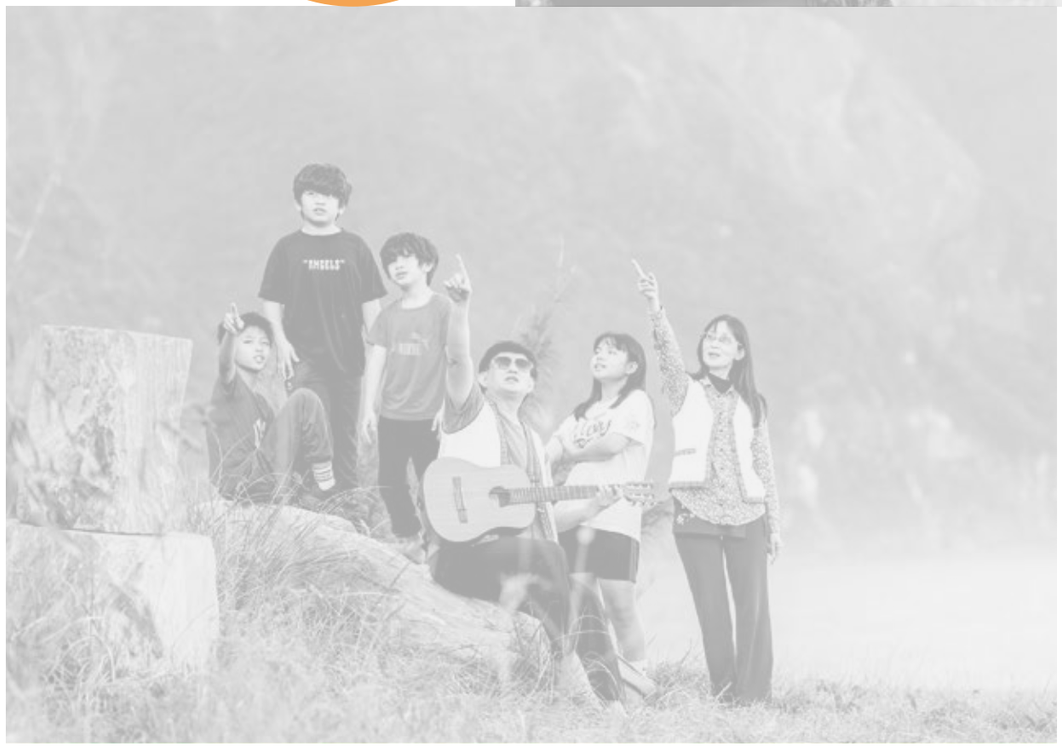
24
一顆銅鈴的聲音與一千顆的不同
楊達開

32
從銅鈴踩踏聲尋回 lusid（盛裝）
賴冠羽 X 蔡文進 X 李逸偉

38
循著島東花原走讀部落
達吉利｜撒固兒｜土坂｜金崙

Gather & Homeland　風 土 職 人

01



Life & Issue

生活議題

生活，累積文化厚度的一切基礎。

歌聲迴盪在土地間，唱出部落的情感共鳴。
以歌唱傳承，並不是一項刻意為之的計畫，
更像是融入日常、刻進身體裡的 DNA。
我們唱歌、我們生活。

觸動心靈的排灣族古謠
謝光蘭 × 青年古謠團體 TBM

讓族語音樂遍地開花
白明光 × 陳婉馨 × 柯玉環

觸動心靈的排灣族古語

Text／黃映嘉・Photo／張晉瑞

溫柔又純粹的人聲和音，
不時在部落裡流轉，
有時隨著騎車的少年少女奔馳而過，
有時集中盤踞在一處響徹天際，
這些歌聲皆以排灣族語詮釋，
唱著生活中的喜怒哀愁。

Profile

謝光蘭 × 青年古謠團體 TBM

臺東土坂部落耆老謝光蘭，經常受邀到學校進行古謠教學，影響部落孩子自發性組成團體 TBM，承擔著保存部落古謠文化的使命。孩子們透過謝光蘭的分享，以口傳方式記錄珍貴古謠，再現排灣歌謠之美，更讓傳統文化得以延續。

因爲排灣族個性比較內斂、含蓄，所以歌詞不會直接說出『我愛你』，
而是用隱晦的方式表現出來。

——— 謝光蘭

迴盪在部落的美好樂音

小鎮上不時傳來的人聲樂音，主要來自臺東土坂部落的青年孩子們，他們定期向耆老謝光蘭學習古謠，以跨世代的默契，為傳統增添新火花。每到特定日子，孩子們便會陸續來到謝光蘭家門前的庭園，一人拿起一把椅子，在大樹下圍坐成圈，宛如即將迎來盛大祭典。而謝光蘭也會與孩子們一同坐在樹下，大家親切喊她 vuvu（排灣族語長輩之意），而 vuvu 也開心回問孩子近來狀況，彼此熱絡話家常。

能繫起這樣的緣分，主要來自於土坂國小的民族教育課程。2017 年，土坂國小轉型為土坂 VUSAM 文化實驗小學，並且以排灣族文化的傳承為責任，經常設計各種能融合節慶、祭典的課程，使得孩子不會淡忘傳統習俗，「當時就是 vuvu 負責教我們唱古謠。」TBM 團長鎮寧回憶著認識古謠的起點。後來，為了配合學校比賽表演，大家也陸續被老師招集練習，練著唱著，古謠那悠揚又沉穩的旋律，早已深入每個孩子的靈魂。

TBM 的第一代團員們坦言，起初為了配合學校比賽，或多或少都有點抗拒學習古謠，但是越深入了解歌曲、就越會被歌曲感動，進而發現如此珍貴的文化不該就此失了根，「後來回部落參加祭典時發現，會唱古謠的都是年長的 vuvu，比我們小的孩子都不太會唱了，這讓我們覺得不對勁。」因此成員們開始自動自發，有系統地重整 TBM 組織，並且廣邀更年輕的孩子加入，「我們很常約大家烤肉，希望用輕鬆的方式來宣傳理念，而且當部落需要幫忙的時候，也可以凝聚年輕人的力量。」

在古謠中窺見排灣族文化

TBM 第一首完整記錄的古謠為《Sisarusaru》，恰巧當時學校有位老師要結婚，部落孩子們便藉此機會練習歌曲，同時作為老師的新婚禮物，「還記得當天場面非常感動，所有人都哭了！」談到這首歌曲，孩子們都表示從小就有聽過，但是從沒想過認真記曲調，或是探究歌詞的意義，直到組團之後，謝光蘭才又一字又一字的為大家說明，讓孩子深刻感受到這首歌的精髓，並且有默契地表示：「我們都非常喜歡第 9 段的句子。」

在謝光蘭的解說中發現，《Sisarusaru》是一首帶有悲傷色彩的古謠，歌詞描述吟唱者發現自己的心上人要另外嫁娶他人，只因為當時婚姻皆由父母決定。而第 9 段的句子則是吟唱者希望自己是先知，就可以避免參加這場傷心的婚禮。其中有趣的地方是，古謠除了能記錄當時風俗，還能透過歌詞呈現排灣族人的性格，「因為排灣族個性比較內斂、含蓄，所以歌詞不會直接說出『我愛你』，而是用隱晦的方式表現出來。」謝光蘭一邊解釋內容，一邊演唱令人心碎的曲調。

另一個學習古謠的趣味在於，雖然同一首歌有同樣的曲調，但隨著時間環境不同，不同 vuvu 所填的詞也會有些微差異，「因為我們很即興啊，有時候工作到一半就會隨性唱起來。」謝光蘭笑吟吟地述說那段快樂的創作時光。

用音樂做為傳承強心針

學習古謠的方式也與一般歌曲不同，TBM 的成員分別表示，由於古謠沒有音符可以依憑，只能透過反覆吟唱，讓樂曲成為深刻的記憶，「好險現在錄音設備很方便，我們會把 vuvu 的聲音錄下來，回家跟著唱。」至於最難學習的部分，大家公認就屬歌詞最難記了，謝光蘭解釋古謠的詞為了搭配曲調的拍子，吟唱者會把詞句拆開來唱，更會在中間穿插語助詞來修飾，跟講話的邏輯非常不一樣。

正因為古謠傳唱難度高，因此以口傳方式學習最能抓取精髓，看著部落孩子的進步，謝光蘭眼中透露出無盡感動，「我雖然不是很會唱，但非常樂意把這項文化交給他們。」因此除了日常練習，每到節日祭典，孩子們也會回到部落與謝光蘭聊天，談論最近在外的生活、談論節慶要唱什麼歌，若是今天有誰趕不及回到部落，謝光蘭也坦言心裡好像空一塊，彼此之間有著不言而喻的深厚情感。

而 TBM 的組成，也成為部落凝聚力的強心針，提醒著大家別輕忽了自身文化，「有時在部落遇到其他長輩，他們直呼過去都沒有這樣的情形，因此會給予我們許多協助跟建議，期盼更多年輕人能學習自己的文化、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鎮寧與其他團員堅定地說著。

一開始爲了配合學校比賽，
或多或少都有點抗拒學習古謠，
但是越深入了解歌曲、就越會被歌曲感動，
進而發現如此珍貴的文化不該就此失了根。
——青年古謠團體 TBM

讓族語音樂遍地開花

Text—莊傳芬・Photo—林靜怡

族語傳承與部落文化認同之間，
具有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
相較於編織、狩獵等傳統文化元素，
族語宛若一條牢固的繫繩，
牽引著部落族人對自我身分的認同。

Profile

陳婉馨 × 白明光 × 柯玉環

由太魯閣族的音樂老師白明光、與協同創作的柯玉環兩位老師，帶領孩子唱出太魯閣人的部落故事，並由陳婉馨提供空間以歌謠交流凝聚。

我希望透過族語音樂創作與歌謠傳唱，讓部落孩子重新了解族人的傳統生活文化。

白明光

以空間為基地 碰撞出美好火花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的台九線上，南來北往車流快速通過達吉利部落，路邊一塊悄悄矗立的招牌——「Mhuway 達吉利共享生活空間」，清新的風格吸引旅人停下腳步。這是一個提供餐飲的店家，也經常舉辦各種地方文化活動，在這個太魯閣族的部落裡，這一空間透露著青年族人返鄉的訊息，為部落帶來新的文化活力。空間的經營者是陳婉馨，她出生於崇德，幼時便遷居桃園，直到長大後在外工作數年，終於回到部落，除了經營空間與民宿，也致力於發展深入體驗部落生活與文化的遊程，並進行各種族群文化、地方創生的推廣工作。

去年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主辦的「111 年社區亮點」計畫，在達吉利族語音樂創作工作坊的部分，陳婉馨以空間為基地，扮演引路人的角色，作為計畫執行團隊與部落教師、學童之間連結的橋樑，並與太魯閣族創作歌手白明光合作，共同舉辦四場族語音樂工作坊。陳婉馨認為，當代青年與孩子能夠熟悉族語語境，是維繫傳統部落文化的重要介質。

白明光說，當時會想要舉辦這樣的活動，主要原因在於現在部落的孩子比較沒有機會了解過去太魯閣族人在山上傳統領域的生活光景，像是與動物共生共處的狩獵傳統、飲食的內容與烹調方式、族群服飾，以及其他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技能。因此他希望透過族語音樂創作與歌謠傳唱，讓部落孩子重新了解族人的傳統生活文化。

傳統的力量與美好創革

族語音樂包含兩個面向，一是引領歌者與聽者進入族語語境，二是紀錄祖先的智慧。音樂如同一個族群文化歷史的載體，能夠代代相傳給部落的孩子，過去太魯閣族老人家即以歌謠傳唱的方式傳授生活技能，有些歌謠則是使用大量即興的虛詞（不具實質意義的歌詞）吟唱，以及加入傳統樂器如木琴、口簧琴等，作為族人之間傳遞情感的方式，而這些元素也形塑出傳統歌謠多元的樣貌與動人之處。

陳婉馨指出，族語的使用相當仰賴環境，以達吉利來說，在部落長大的青年多能以流利族語溝通，但許多與她同輩的族人都是從小就搬遷至外縣市，使用族語相對來說比較困難。另一方面，太魯閣族因為總體人數較少，族語歌曲在流行音樂市場上，能見度尚不如其他原住民族群那般普及。

然而太魯閣族的族語延續不僅體現在文化層面上，同時也影響到親族關係的維繫。日治時期的集團移住與國民政府強冠漢姓等政策，導致族人之間親緣關係斷裂，現在居住在崇德與萬榮的太魯閣族人，雖然分隔兩地且姓氏相異，卻有許多人是親戚關係。陳婉馨以自身為例，她的祖父輩共有七個兄弟，但漢名姓氏竟全部不同，因此後輩能否運用族語並溯源父執輩的族語名，成為重新建立部落家族系譜的重要媒介。

希望藉由達吉利共享生活空間的持續營運，
作爲對部落長久而延續的陪伴，
這是我對部落傳統文化保存與地方創生的堅持。

陳婉馨

在去年的族語音樂工作坊中，白明光與柯玉環帶領孩子共同完成一首歌謠——〈喜歡〉的創作。創作方式是白明光先向孩子們述說自己小時候在山上的生活，以及老人家傳承的故事，讓孩子產生共鳴，再請他們以一兩句話寫出對部落的情感或記憶。接著柯玉環集結孩子的話語稍加潤飾成為歌詞，最後由白明光譜曲完成。這並非一首全母語的創作，而是在中文歌詞中加入許多族語元素，讓孩子在歌唱過程中熟悉這些單詞，並能在生活中自然地加以運用。

比較傳統與現代的族語歌謠，老人家的吟唱更加著墨於意境的傳遞，有時一首歌的歌詞可能僅四句話，以不同曲調反覆吟唱，卻更能帶出傳統生活況味。他認為雖然現在有越來越多關於族群文化的紀錄片，但風土的味道只能從耆老口中拾得，唯有透過歌謠才能真正深入族群的生活本質與精神層面。太魯閣族的身份在白明光身上轉化成一股能量，鑲嵌在他的作品中汩汩流淌，〈喜歡〉這首歌曲集結眾人之力，僅用了短短兩天即完成，對他來說，就是祖靈給予的古老智慧結晶。

音樂、空間為媒介 身為太魯閣族的驕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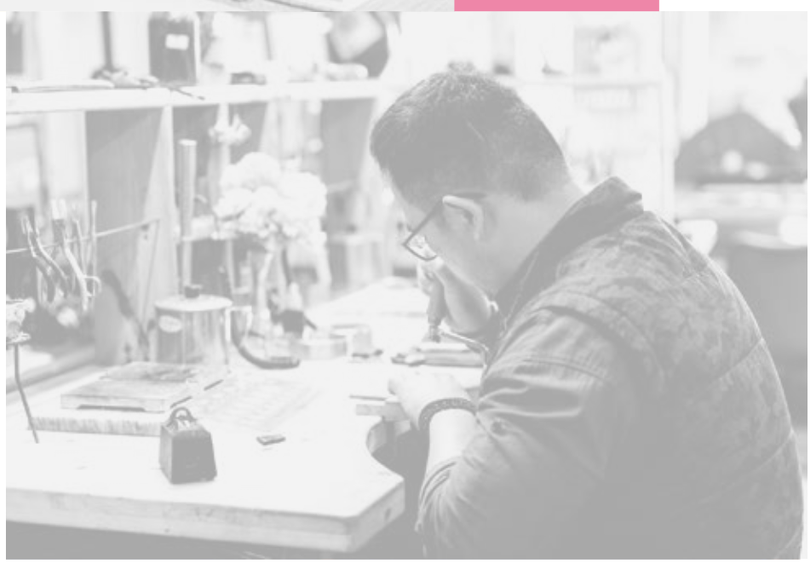
白明光自言，現在創作的曲風與傳統歌謠有極大的差異性。他曾是一位異鄉遊子，在台北那段時間，深感族群文化保存的重要性，希望能以自己的音樂盡一份力量。隨著對部落文化愈加了解，他開始嘗試在創作中融入更多族群元素，每一首歌都像一篇故事、一部電影，讓聽者也能感受到其中迷人的力量，經過多年努力，許多部落孩子對他創作的歌曲已能琅琅上口。

他並不堅持全面使用族語或傳統曲調創作，而是自由調配各種元素，讓多元的創作風格在他身上不斷流動，以自身為載體，透過歌曲記錄過去的生活樣貌，創造出更多美好的作品，讓更多人認識太魯閣族，也讓族人為自己的身份感到驕傲。除了致力於音樂創作外，他也傾力於族語音樂教育，在市場考量與保存傳統文化之間努力取得平衡，期待以音樂為媒介，讓更多人聽見他的歌，讓族語繼續被使用與流傳。

而陳婉馨則持續透過「Mhuway 達吉利共享生活空間」的經營，作為對部落長久而延續的陪伴，這是她對部落傳統文化保存與地方創生的堅持，也期許讓這個空間成為每一位部落族人心中永遠依戀的歸所。

Gather & Homeland

02



風土職人

風土，讓技藝更加精湛的要素。

快要消失的家族圖紋，透過拍刺師運用木頭與刀片的敲打，
於肌膚刻下永痕印記；
繫在服裝上的鈴鐺，那錚錚作響的清脆聲，
述說著職人對傳統文化的堅持。

「拍」與「刺」間篆刻圖文記憶
宋海華

一顆銅鈴的聲音與一千顆的不同
楊達開

「拍」與「刺」間篆刻的圖紋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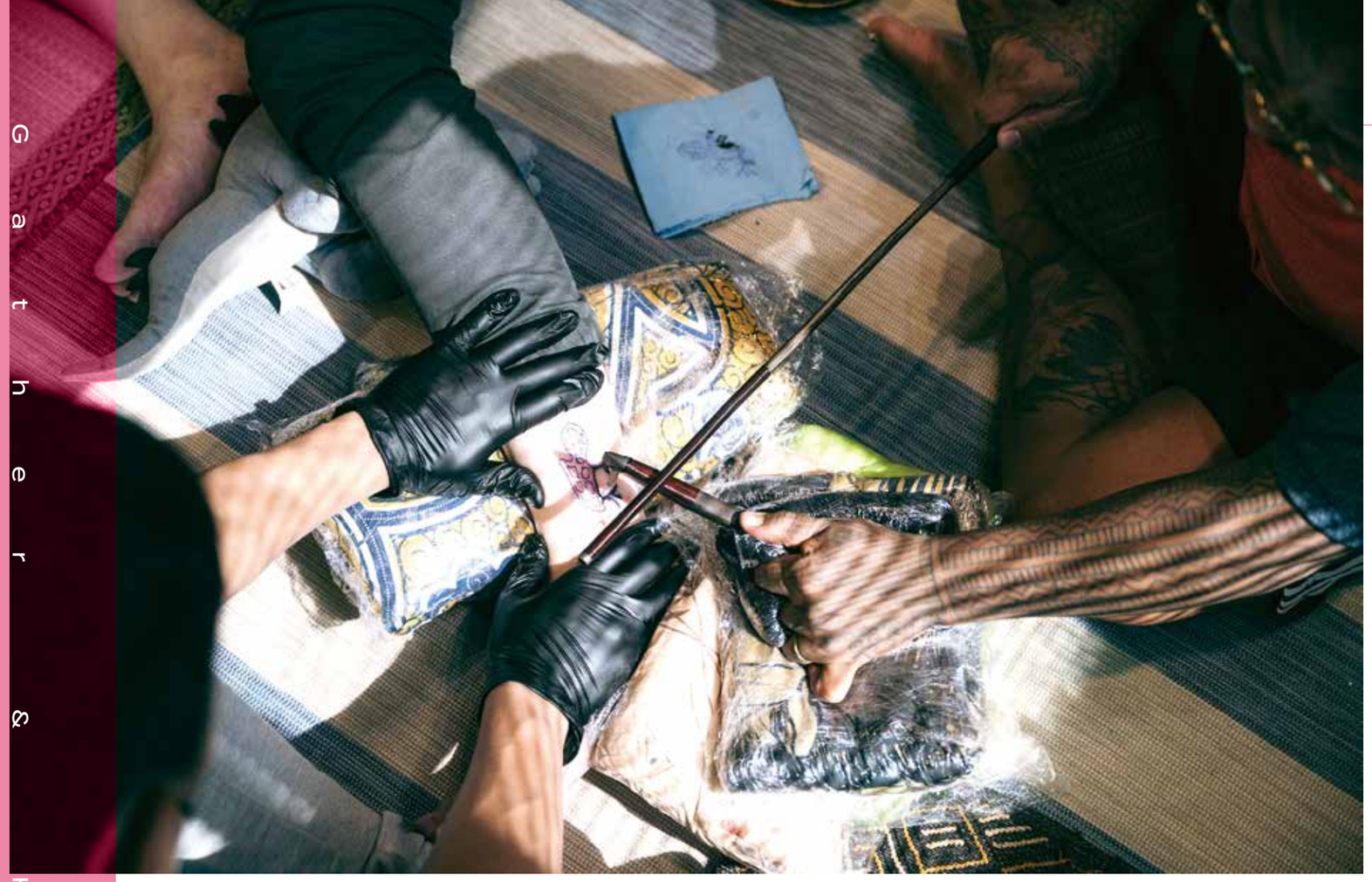
Text_翁珮恒・Photo_黃毛

「嗒嗒嗒嗒」清脆而規律的木頭敲擊聲迴盪在工作室中，
拍刺師宋海華（Cudjuy Patjidres）
手持木棍與特製排針，
一拍一刺地，將沾在針頭上的墨水在彈跳間化為圖紋印記。
宋海華拍下的不單單是紋身，
更多的是刺青人尋找家族圖紋的脈絡，
是拍刺人重拾排灣族傳統技藝的使命。

Profile

宋海華（Cudjuy Patjidres）

來自排灣族，台灣傳統拍刺紋身師，從最初單純喜歡紋身與圖騰，進而栽入研究臺灣原住民文化的內涵。目前除了替他人拍刺，自己也從事拍刺圖紋的創作，並且積極培訓學徒，期望能將這項文化流傳下去。



敲擊聲喚起消逝的紋身技藝

「第一次接觸到太平洋傳統拍刺紋身，聽到那工具敲擊的聲音，哇！真是帥爆了！幾個紋身師一起工作，『嗒嗒嗒』就像是南島語交響樂！」回憶起 2015 年至紐西蘭參加太平洋傳統紋身藝術節，宋海華談起當時的震撼，彷若昨日之事，「那時我是用機械紋身工具執行手紋，工作完馬上衝過去觀摩，就這麼看了好幾個小時，看師傅拍刺、看他們的工具。」

宋海華對拍刺文化的認識，起初只有在研究排灣族圖紋時所閱讀的文獻上看過簡單記載，卻沒想到實際看到拍刺後的震撼，讓他毅然決定投身排灣族拍刺文化的復興。趁記憶還停留腦海中，宋海華在返台的飛機上就開始畫拍刺的工具設計圖，下飛機後馬上開始製作工具。

「我第一個拍刺工具還是撿了路邊工地不要的模板做的。」他拿起身旁的拍刺工具說道，「排灣族傳統拍刺工具，經常會使用水鹿骨、山豬牙磨製成獸骨針，針的每道工法，都是由拍刺師慢慢磨製。」精心雕刻的木頭把柄、耗費功夫磨製的獸骨針刺，每一件都是他研製的手工藝品。為了更精確地喚起排灣族已經消失的拍刺文化，他還特別赴菲律賓等南島語族國家學習拍刺技術，進而繼續爬梳拍刺與圖紋在排灣族的歷史脈絡。

找尋圖紋作為當代族人使命

紋身對排灣族來說，是慎重且備受祝福的儀式，不同的圖紋與紋身之處，皆代表著個人在族群中的身分與地位。不過，因過去殖民歷史禁止紋身，讓排灣族傳統的拍刺文化產生斷層，不少族人也因此遺失了家族圖紋，這驅使著宋海華不斷地藉由對拍刺文化的推廣，試著喚起族人們消失的記憶。

10 年前偶然間翻到日文書籍上台灣原住民的黑白照片，圖中排灣族人的紋身深深吸引著宋海華，讓他進而找尋

更多排灣族紋身文獻資料與照片，並將圖紋設計紋在自己身上，「等身上都紋完後，我才開始更有責任地去深入瞭解，走進部落，找尋照片中族人的後代。」

他分享，在一次至屏東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有位 80 歲的老人家看到他的紋身便主動拿出連杯請他喝酒、找他攀談，「老人家一邊摸著我身上的圖紋說，他的爸爸身上也有相同的圖紋，若不是因紋身文化的消逝，年輕的他也會將這樣的家族圖紋紋在身上。」

面對歷史斷層造成族人逐漸遺忘自己的家族圖紋，宋海華說，現在要做的，正是尋找爬梳並「再設計」家族圖紋，「排灣族很愛問『timasun』，你是誰？」他認為，消逝的家族圖紋可以透過傳統服飾、雕刻、照片、器物中尋找脈絡，再與家人商討、設計出家族的圖紋，未來就能夠有根據地傳承下去藉由傳統紋身儀式。

藉由這樣找尋圖紋的過程，族人從中認識家族也認識自己，好好地將圖紋留在身上，扎進皮膚的不單單只是墨水所留下的圖像，而是家族的印記、族人們的祝福。

扎進皮膚的不單單只是墨水所留下的圖像，
而是家族的印記、族人們的祝福。

宋海華

Gathers Home Iana

傳統交織創作的傳承之道

除了作為排灣族人慎重紋身儀式的拍刺師，宋海華也透過「創作」的形式，融合排灣族圖紋設計，分享給非族人的紋身師。他認為，傳統技藝要能夠流傳，不能有太多的限制，需要加入創新的元素改變，「不然古老地限制一堆，哪有年輕人要學啊！這個時期的創作，在一百年後就會是傳統啦！」宋海華說，台灣共有 7 個擁有紋身習俗的原住民族，是太平洋族群中密度最高的國家，卻很可惜地沒有好好地記載、傳承傳統拍刺文化。

現在的宋海華除了持續拍刺，也致力培養年輕的拍刺學徒，甚至還有來自馬紹爾群島的學徒慕名而來。他說，每個部落、每個家族擁有屬於自己的圖紋外，也應該要擁有部落自己的紋身師。而宋海華對於拍刺學徒的養成，則是一段將近 10 年的修練之路，不僅要學習製作工具、製圖、拍刺，還得閱讀大量文獻，深切地理解圖紋，才有資格成為真正的拍刺師。

「我深深地希望，傳統拍刺文化不要再消失了。好不容易花了 10 多年的工夫才找回傳統拍刺技術，想學的年輕人就快來認識我吧！」

Gather & Homeland

一顆銅鈴的聲音與一千顆的不同

Text＿歐陽夢芝・Photo＿張晉瑞

是否有過深植海馬迴中的聲音記憶？
在將眠未眠時，那聲如耳鳴般闖入，錚錚作響，
將人抓回數十年前的某個片刻……
對花蓮撒固兒部落的老人家來說，女性傳統服飾中，
縫在綁腿布上的銅鈴聲，多年來縈繞於腦海；
它述說了對祖先的思念、與母親的連結。
那不只是一個鈴鐺，
而是成千上百個鈴鐺在集體踩踏間震盪出圓潤有韻的音律，
但如今舞動的人去了哪裡？
要何時才能再聽到那懸於心魂的聲音？註

Profile

楊達開

後山金工房主理人，金工藝術家，既創作也教學。在撒固兒部落的文化復振中，雖然是漢人的身份，但以專業知識和技能來從旁輔導，增添不少助力。

註
據撒固兒部落田調資料表示，日治時期這類有銅鈴的綁腿布已盛行於花蓮北部地區（壽豐以北），並非全部撒奇萊雅人各部落都使用銅鈴於綁腿布。

撒固兒的懸念之音

花蓮撒固兒部落主要由撒奇萊雅族組成。這裡有一群人，不願遺忘曾經存在的事實，於 2014 年開始復振傳統服飾，又為了尋回老人家心心念念的鈴鐺聲，在 2022 年因「111 年社區亮點計畫」投入，與後山金工房的楊達開牽上線，希望結合他的金工專業，重新復刻傳統鈴鐺，這是楊達開首次接獲復振傳統工藝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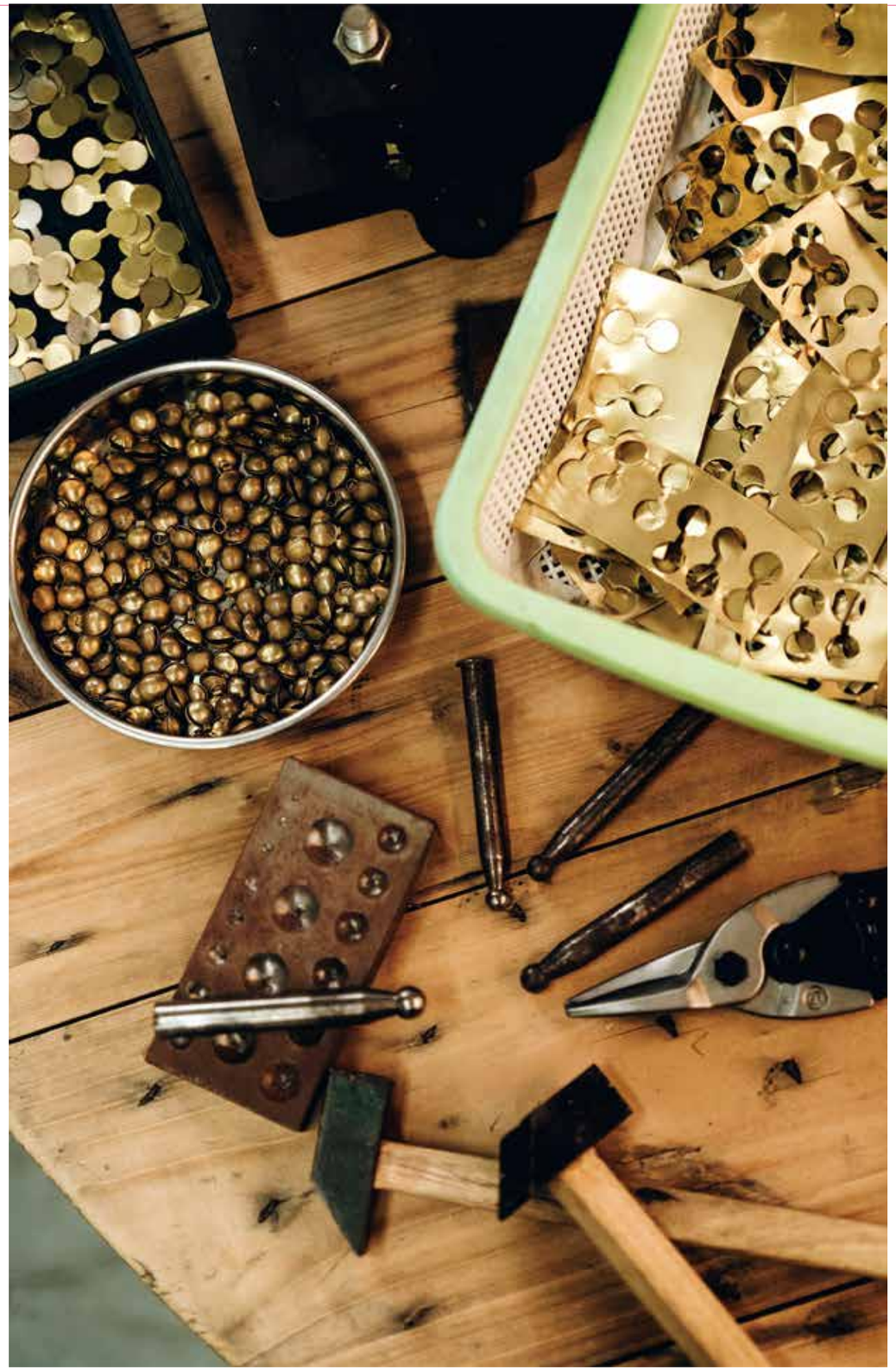
既然要復刻，就先從銅鈴的成分開始尋找。他們對照部落的古鈴鐺，在黃銅與青銅間推敲，反覆模擬聲響，找出可能的材質。再來是銅鈴內的球珠，它並非完整的球體，當初可能由鐵渣製成，如今以現成的鐵球取代。還有鈴鐺的弧度要多圓、開口要多大、過火一次還是兩次……改變鈴鐺聲的因素太多了！這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楊達開和部落成員反覆測試，來回讓長輩聆聽，只為了聽到他們說：「對！就是這個聲音！」

但執著於回到原汁原味是否過於天真？時間也可能造成銅鈴氧化而讓聲響不同。「我們不可能模仿時間的痕跡。一顆鈴鐺是這個聲音，但一百顆或一千顆就不同了！」轉念一想，楊達開就此不再糾結，反而是把技術移轉，讓部落自己製作，並在祭儀時穿戴舞動，像這般部落參與的過程，對他來說更具意義。「利用金工這個專業，讓撒固兒的族群信念更凝聚」，他也因助人而感到開心。

以銅鈴照見自身

對照己身族群，身為漢人的楊達開在這次經驗中，重新校準了原本認知的金工。「為了大量製造，金工有很科技和工業化的系統，卻因此生產出很多不被珍惜的東西；而經過這次讓我思考，是否能回到傳統，透過手作的生存之道，製作人們真心想要的物件。」如同很多原住民族都稱自己是「人」，楊達開也稱自己為「金工人」，金工對他來說已不是工作或技術，而是生活。

此次經驗也讓他想起大學時代，「念建築的第一年遇到



921 大地震，畢業前的實習是去日月潭幫原住民蓋房子，我也參與進去。老師當時建立了『協力造屋』系統，概念是並非由我們全權處理，屋主也要投身其中；期間老師不斷提醒我別幫他們做太滿、做到完，要留有讓人參與的餘地。那時我不真的理解意思。後來這幾年協助撒固兒部落復振銅鈴後，我就懂了。我們只是幫忙搭支架，剩下的，得交給他們自己長出來。」楊達開為這次經驗下了珍貴的註解。

從 2019 年起，楊達開成為撒固兒部落復振銅鈴的架橋者。他認為物件要能一直生產，必定不能和生活脫鉤，於此才可以源源不絕。而撒固兒部落正走在這樣的路上。「文化復振和工藝製作一樣，都需循序漸進。」經過反覆的打磨拋光、淬火鑄造，才能從原本霧霧濁濁的狀態，轉為熠熠生輝！

穿越時空的隱喻

而這次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將製作工序簡化成大人小孩都可上手的步驟，這對成立金工房 13 年的楊達開來說並不難。他考量到原本的焊接工法有技術上的難度，無法普及，便簡化成「沖壓、退火、沖錘塑形、組裝」四個步驟。沖壓，是藉由猛烈撞擊的壓力將銅片分離母體、再退火，施以火退去剛性、再沖錘，用外力敲打使之凹陷、改變形體，最後再組成一個新的個體……。聽到這裡，莫名有種既視感，霎那間撒奇萊雅的歷史戛然出現眼前。

那要回到撒奇萊雅人的命運交叉點——1878 年的達固部灣（Takubuwan）戰役。當時清朝政府的統治之手已伸向後山，隨著清兵與加禮宛人的衝突升高，使得加禮宛人與竹窩灣人註下結盟，終掀一戰。清兵為了圍剿撒奇萊雅人而來到主要居住地「達固部灣」，試圖突破部落周圍的刺竹而採取火攻，將帶著火的箭射向部落。熊熊烈火下，族人不敵強國而結束了這場戰役。自此，部分族人潛逃於阿美族部落，也有的族人依附族裔部落，等待時機返回故居。但無論如何，花蓮的古地名「奇萊」，依舊呼告了撒奇萊雅人世居在此的鐵證。

製作銅鈴的四個步驟，儼然成為一種隱喻，彷彿述說撒奇萊雅族歷經清兵強力沖壓、猛烈敲擊、再施以火退去族群的剛心烈性……，但不論用多麼強大的力道沖錘使之折服，在重重的鍛造下，這民族冶煉出的堅強意志，持續百年還餘燄未盡，重新組裝振興，以撒奇萊雅之名，鏗鏘有力地，再現於歷史的音軌，並在後代子孫耳中，餘音不絕。

為了大量製造，
金工有很科技和工業化的系統，
卻因此生產出很多不被珍惜的東西；
而經過這次合作讓我思考，
是否能回到傳統，
透過手作的生存之道，
製作人們真心想要的物件。
我很開心我能利用金工這個專業來幫助人，
讓撒固兒的族群信念更凝聚。

——楊達開

Talk & Experience

03

對談感受

對談，是一個充滿火花的化學反應。

你一點意見、我一點意見，你找一個人、我也找一個人，
加一加、乘一乘，說不定可以迸出異想不到的觀點。
如同「111 年社區亮點計畫」發起的計畫，
透過眾人想法與知識，串接對在地的另一種感受。

從銅鈴踩踏聲尋回族服織路
賴冠羽 × 蔡文進 × 李逸偉

循著「111 年社區亮點計畫」走讀部落
達吉利｜撒固兒｜土坂｜金崙

從銅鈴踩踏聲 尋回lusid（盛裝）

賴冠羽×蔡文進×李逸偉

Text＿歐陽夢芝　Photo＿張晉瑞　圖片提供＿李逸偉

由文化部推動、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主辦的「111 年社區亮點計畫，」
以文化為根，自音樂和工藝兩大主題出發，
在賴冠羽的團隊執行下，主題定調為「島東花原」，
計畫攜手花蓮、臺東共四個原住民部落，
由社區自主規劃、計畫團隊協助並陪伴進行一系列活動，
展現社區能量，再引領旅人進入、認識豐沛的在地文化。

此行隨著計畫主持人賴冠羽來到位在花蓮的撒固兒部落（Sakul），
與部落青年蔡文進（Kala）、部落媳婦李逸偉等人暢聊，
從服飾開始進行的撒奇萊雅人的文化復振。

Q . 請三位聊聊你們眼中的撒固兒部落、與此地的緣分。

李逸偉（以下簡稱偉）：我是 1986 年嫁來的漢人媳婦，2012 年我先生的哥哥是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他找我協助執行「農村再生計畫」，才開始和部落有連結，不然之前我都專注在家庭和工作上。又因 2015 年擔任文健站計畫負責人，跟長輩在一起後，有重新認識撒奇萊雅族的感覺。

蔡文進 Kala（以下簡稱 K）：媽媽是撒固兒部落族人，小時放寒、暑假就回阿公家，但開始對部落有感情是在 2007 年撒奇萊雅族正名後，那時我回來帶小學生跳豐年祭的舞。後來因為阿姨（逸偉）文健站的運作從三天增加到五天，她用這份正職工作吸引我回鄉（笑）。以前在竹科工作時就很常回來，轉念一想那還不如待在花蓮好。

賴冠羽（以下簡稱羽）：Kala 去年提了「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主題是「織一條路」，我是輔導的業師。特別的是他們組成跨部落團隊，連結磯崎和馬立雲部落，這也是我在輔導計畫時較少見的。因為計畫而認識，在「111 年社區亮點計畫」接續陪伴他們完成要做的事。

Q . 請 Kala 跟逸偉分別以族人的角度，聊聊為何需要推動社區營造？

偉：因為撒奇萊雅是近代才正名，資料不多，執行農村計畫時都是上網找文獻，但接觸長輩後卻得到不同的故事，當時我很困惑。後來接了文健站，像是集合一群 70–90 歲的菁英，才真正地、而非用文獻來認識這個文化。

以前社區營造是我要辦什麼就辦什麼，當大家做不來時，很容易貼上難搞的標籤，後來發現這些和他們的生活脫鉤，怎麼會有動力？部落不能講社區營造，我們有同樣的文化慣習，不用再造，而是要把文化拿回來、活出來。抓到脈絡後就簡單了，根本不用開會，像豐年祭，大家都知道該做什麼。

K：其實我在社區內單純做文化復振，我扮演搜集和承接角色，和老人家學習部落知識後再轉譯出去，用較易理解的方式再教大家。

偉：以前人都不用學啊，因為每天都在看，看久就會了，那是生活！但現在不是，要特地和他們學。Kala 很厲害都學得

會，他是祖靈魂、現代身（笑）。

Q . 請 Kala 跟逸偉分享你們做了哪些事情？部落的人有什麼回饋？

K：當初是因為接獲外公的服飾，才開始想找回傳統服飾。過程中也有人說不是已有撒奇萊雅族服了嗎？找什麼呢？但傳統服飾配色其實很不同，我們想找回撒固兒的主體性。後來我們辦了織布展[註 1]和 lusid 服飾展[註 2]，透過服飾製作，長輩穿戴後聯想起自己的媽媽、耆老也說出心裡話：「這才是我們的服飾！」有些族人好好保存服飾，「正是為了有朝

一日，有人想找回來！」；甚至有長輩將文物送至中研院館藏，希望部落族人有機會能再看見撒固兒的歷史。

在文健站和阿嬤一起做衣服，除延緩失能外，縫製時他們會想起以前母親傳授的針路（走針方式），把技藝和記憶都留下來，重新點燃生命力。

偉：這幾年我們本來就在做衣服，也一直在找腳套鈴鐺。108 年「部落大學」找了楊達開老師想製作鈴鐺，很巧這次也是他。我們希望傳達出服飾並非橫空出世，其實以前的衣服都是織出來的，讓織布技藝能再被看見。

Q . 請冠羽聊聊 111 年社區亮點計畫，過程中大家是怎麼互相配合、幫助的呢？

羽：我很喜歡他們團隊，有自信、自覺和主動，各自獨立又互相協作。我想我們若是有資源的先行者，進入部落前找到熟悉部落的「引路人」Kala 做為橋樑，我們也讓部落保有主體性，補足他們缺失的，而非打亂節奏。

而這次也是知道他們原本就在復振服飾，當時進行到鈴鐺。一般來說工藝會和音樂分開，但鈴鐺很有意思地巧妙結合了兩者。於是我們找來金工老師，用他的專業製作出接近傳統鈴鐺的樣貌和聲音；更有趣的是老師建立了簡易製程，老人小孩都可操作。我覺得這個團隊很難得，感覺祖靈賦予他們復振的使命，意見不合時就各自往共識靠攏微調，再朝相同的方向前進。我真的有這種神奇感！

Q . 請各自分享這次鈴鐺復振經驗及對未來的期許。

K：其實這鈴鐺很特別，只有宜蘭和花蓮才有。部落阿嬤也一直在找這個鈴鐺，可見它非常重要。

偉：以前長輩真的很厲害，從頭到腳縫製方式都不同。製作鈴鐺時，我們會階段性地給長輩聽聽看，他會每個鈴鐺去甩，到最後終於說：「對！就是這個聲音！」

羽：服飾是你越沒有機會穿，它就會消失的。而他們選擇了更溫柔也更具文化性的做法：透過社區長造據點，把這條織路找回來。期待未來部落文化和當代生活更融合，有更多年輕人留下，讓織布、金工和生態導覽轉為文化遊程。當它成為經濟模式，就有機會轉型成地方創生，成為一個既在當代，又和過去平行共存的最佳展示點。

偉：關於未來，我和 Kala 有共識，希望未來不刻意接旅遊團，因為文化就是生活，當遊客進來參與我們的生活，一起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化體驗。我們的理想就是把文化活回生活裡，保有文化，保有生活。

羽：他們這麼說是因為已經有文化自信：以身為撒奇萊雅為榮。遊客來就是體驗他們的生活，這是最好的文化復振！而這次使用的服飾，是很好映照文化自覺是否覺醒的媒介。他們選擇溫柔的提醒：至少我要清楚我的傳統，倘若處在一知半解、無法論述時，後代會更不清楚那是什麼，文化將會產生斷崖式的裂痕。撒固兒在做的，只是找回部落的本來面目而已。

註 1「從這裡開始，我記得」110.1.22–3.19
註 2 撒固兒部落 lusid 服飾展 110.8.20–9.17。
lusid 是撒奇萊雅語「盛裝」的意思。

「111 年社區亮點」計畫穿梭在達吉利部落、薩固兒部落、土坂部落、金崙部落 4 個部落之間，
不僅為在地帶來新的發想、新的火花，
也連帶讓外地人想一窺部落全貌 ，真實遊走一回。
於是編輯部挑選出部落代表景點，希望藉由一個點，吸引大家來探訪，拓展更多部落旅遊面貌。

循著島東花原走讀部落

Text __黃映嘉、林郁姍、莊傳芬　Illustration __ HSUN

達吉利部落

匯聚情感的餐飲空間

花蓮縣秀林鄉 109 號

眼睛是收納自然光的窗口，乾淨而透明，無所阻隔地看見東部的山海風情與族群情感。

小巧雅緻的木紋質感空間，除了幾組簡單舒適的桌椅外，店內一隅展售著部落文創小物與原住民相關的文化活動訊息。餐點中融入部落特色食材，花蓮定置漁場的鬼頭刀、族人手作剝皮辣椒、蕗蕎與馬告，以及太魯閣族最道地美味的香蕉飯，皆洋溢著傳統與現代結合的部落風情。

曾經是旅人，也是崇德當地太魯閣青年族人的經營者陳婉馨，試圖點亮一個空間，讓一個族群被看見，讓旅人佇足，讓族人看見自身的無限可能。

「Mhuway」在族語是「慷慨」，因此共享生活空間近期也推出以值班、專長或講座方式換取空間使用時數的方案，期許這個空間成為每一位部落族人、與每一位於此暫時交會的旅人們，心中永遠依戀的歸所。

撒固兒部落

走過戰役的美麗

踩著土徑、石階緩步而上，沿途闊葉林相一片生機盎然，張開綠色的保護傘，為旅人適時地遮陽擋雨。有時還能透過樹林間隙，眺望花蓮市區景致，一幢幢矮房甚是可愛。

一步、兩步，吸氣、吐納，數著節拍，不多時便聽到滂薄水聲，一股涼意也隨之捎來，站在觀景平台，眼見 18 公尺高的撒固兒瀑布奔流而下。

這裡曾有個悲傷的故事，1878 年清軍進駐東部時遭到撒奇萊雅人抵抗，族人稱達固步灣戰役，當時的五個部落中，尤以達固部灣死傷最慘重，殘餘族人沿著河道往撒固兒瀑布上方躲藏居住，待事件平息後，才被撒固兒族人呼喚回平地一同居住，現在也幾乎融合成同一個部落。

悲傷已過、景致還在，不能被遺忘的歷史提供了觀賞瀑布的另一個故事視角。

花蓮縣國福里佐倉街街底

土坂部落

展望山巒的理想之所

土坂吊橋

台東縣達仁鄉紹雅產業道路 70 號

從台 9 線抵達土坂部落約 10 分鐘時間，眼前景色彷彿已經進入深遠山林，純樸環境著實叫人喜愛。順著部落地勢往下走，視野在一間又一間低矮的房子中穿梭，突然景色在前方鋪展開來，只見一條寬闊溪流截斷去路，讓對岸看起來遙不可及。為了銜接對岸的新興部落，1938 年新建的土坂吊橋，為兩個部落牽起方便往來契機，橋上更有許多情人互許終生的傳說，成為彼此茶餘飯後的佳話。後來歷經多年風災，原本的吊橋已不堪使用，直到 2011 年重新翻修，將吊橋以弧形姿態橫跨大竹溪，視野展望也比以往更加遼闊，成為當地欣賞山景的重要指標。2022 年「島東花原」與土坂部落青年古謠團體合作的 MV，也在土坂吊橋上進行取景，大家一同合唱《Sisarusaru》古謠，空拍鏡頭漸漸拉遠，更能呈現整體的開闊氣勢。

金崙部落

最純粹的自然洗滌

金崙野溪溫泉

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段 1811 號（從泉虹橋旁邊切入往下走）

隨著戶外活動在台灣越來越盛行，野溪溫泉也成為大家爭相造訪的景點，尤其容易抵達、泉質穩定的野溪溫泉，更是深受旅客喜愛。其中，金崙野溪溫泉就相當符合容易抵達、泉質穩定的要求，從泉虹橋下步行 3 至 5 分鐘，即可抵達注有溫泉水的池子。金崙野溪溫泉泉質略帶硫磺味，PH 值約在 7 至 8 之間，屬於弱鹼性碳酸氫鈉泉。一般溫度約在 70 度至 90 度之間，因此需要慎選池子，或是另外加入溪水冷泉使它自然冷卻。在天然石塊堆起來的池子中，以天為幕、以山巒綠意為屏障，讓身心接受最純粹的自然洗滌，正是野溪溫泉最迷人之處。若是想增添一些冒險氣氛，也可以體驗自行挖泉水的樂趣，當潺潺泉水自地底湧出後，跳入其中，不僅能夠獲得滿滿成就，方才挖掘的疲勞也會煙消雲散。

發行人__江 愚

總編輯__蘭美幸

編輯委員__蕭賢明 劉芳君 陳輝春

編輯小組__李素瑞 陳皇如 劉姿君

鄭任翔 許家綺 林佩璇

執行編輯__楊培琳

編輯製作__三川工作室有限公司

主編__黃映嘉、林郁姍

美術設計__ HSUN

封面攝影__林靜怡

內頁攝影__張晉瑞、林靜怡、黃毛

出版者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地址 950 臺東市大同路 254 號

電話 089-322248

傳真 089-331097

網址 www.ttcsec.gov.tw

出版 2023 年 03 月

GPN 2010800462

本刊全部圖文內容版權所有，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DAWN

17

2023
VOL.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National Taitung Living Art Center
Tel_089-322248
Add_台東市大同路254號
Web_www.ttcsec.gov.tw